

RENSHENG SUIBI JINGHUAXILIE  
SHENGHUOMIAOQUSUIBI

# 生活 妙趣随笔

主编 陈 湘



湖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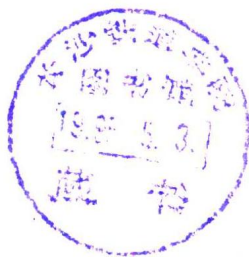
587952

人生随笔精华系列



# 生活 妙趣随笔

陈勇 刘瑛 向家愧  
陈家言 高晶 编选  
湖北人民出版社



C0275280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妙趣随笔/陈湘主编.-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人生随笔精华系列)

ISBN 7-216-01420-0

I. 生…

I. 陈…

II. 随笔-世界-选集

N. I16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430022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电话(027)5829493]

湖北少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20.625 印张 5 插页 514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 120

© 定价:24.20 元

〔101〕 长官坠入深谷的故事（《今昔物语集》）〔107〕

## 奇言妙想 111

握手（亨特）〔111〕 偷听谈话的妙趣（海厄特）〔113〕 处世之道（哈谢克）〔116〕 上帝颂（哈谢克）〔122〕 向情人坦白（图霍尔斯基）〔125〕 谎话卡片（图霍尔斯基）〔128〕 女人爱虚荣。男人呢？从来不！（图霍尔斯基）〔130〕 生活是美好的（契诃夫）〔132〕 怎样讲故事（吐温）〔134〕 虚拟老年决心（斯威夫特）〔140〕 忠告（居尔蒂斯）〔142〕 天使是女的吗？（聂鲁达）〔145〕 邻居的左腿（布兰德施泰特）〔151〕 安吉洛·罗科（特克尔）〔153〕 绅士，好个漂亮的人物（斯蒂尔）〔162〕 钱匣（林德）〔164〕 造书术（欧文）〔170〕 怎样发大财（里柯克）〔177〕 借钱之道（里柯克）〔181〕 售书窍门（里柯克）〔186〕 美国人真古怪（里柯克）〔194〕 富人幸福吗？（里柯克）〔197〕 拜特尔太太谈打牌（兰姆）〔202〕

# 目

# 录

# 目

# 录

酒鬼自白(兰姆)〔211〕 退休者(兰姆)〔220〕

## 229 奇人妙行

卡先生的故事(布莱希特)〔229〕 漫谈理发师(吐温)〔231〕 群像(雨果)〔235〕 铁勃斯宴客(哥尔斯密)〔236〕 黑衣人(哥尔斯密)〔240〕 观剧(艾狄生)〔244〕 耳证人(卡内蒂)〔248〕 破产者(厄普代克)〔250〕 神秘的访问(马克·吐温)〔254〕 朋友诸像(特西奇)〔259〕 铁匠(左拉)〔263〕 我的水手舅舅(玛·兰姆)〔267〕 形形色色的人(拉布吕耶尔)〔276〕 葬礼(卢卡斯)〔285〕 作家们(龚古尔)〔288〕 最后的游吟诗人(叶芝)〔295〕

## 303 往事漫忆

童年轶事(黑塞)〔303〕 童年杂忆(曼)〔322〕 童年回忆(赫德逊)〔327〕 童年(吐温)〔338〕 童年的发现(费奥多罗夫)〔341〕 我的少年时代(米什莱)〔345〕 乡村大道上的孩子们(卡夫卡)〔351〕 往事漫忆

# 目

# 录

(维姆施奈德)〔355〕 在奶奶家(纪德)〔366〕 我想当皇后(妃格念尔)〔380〕 开学(法朗士)〔383〕 两个好的教训(曼)〔390〕 无名教堂的故事(莫里斯)〔394〕 鸽房(赫德逊)〔403〕 打野禽(赫德逊)〔412〕 龙卷风(黑塞)〔421〕

## 家庭场景 437

我的母亲(加里)〔437〕 父亲与我(拉格奎斯特)〔444〕 怕难为情的父亲(林德)〔448〕 奶奶(布拉德·贝利)〔454〕 有关我外公的报导(米勒)〔459〕 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伦茨)〔462〕 老夫老妻(都德)〔469〕 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里柯克)〔477〕 午睡(拉格洛夫)〔481〕 马克利安(兰姆)〔484〕 梦中的孩子(兰姆)〔491〕

## 人与动物 497

我家中的动物世界(科莱特)〔497〕 松鼠(科莱特)〔499〕 狗趣(赫兹奇)〔503〕 狗的快照(瑟伯)〔507〕 秃尾巴(斯塔内夫)〔511〕 猎狗佩加兹

# 目

# 录

(屠格涅夫)〔517〕 “他的名字是彼得”(福克纳)〔524〕 绵羊(阿兰)〔526〕 马蹄(普里什文)〔528〕 猎野猪(荣格尔)〔533〕 翅与铸(沃森)〔539〕

## 541 乡野访趣

乡民(韦斯佩)〔541〕 乡村风情(韦斯佩)〔542〕 英国乡村(欧文)〔544〕 乡居(米特弗德)〔550〕 柏拉特罗与我(希梅内斯)〔551〕 婚礼(别洛夫)〔557〕 葬礼(别洛夫)〔562〕 节日(别洛夫)〔564〕 垂钓(梭罗)〔568〕

## 571 旅途记胜

伦敦之行(斯蒂尔)〔571〕 男人(海贝格)〔574〕 不散的筵席(海明威)〔577〕 观日出者的自白(吐温)〔584〕 非斯(格特拉)〔587〕 耶路撒冷去来(贝洛)〔591〕 潘普洛纳(雨果)〔596〕 尼克巴克遗作纽约史(欧文)〔599〕 大战前的星期天(克拉顿—布洛克)〔604〕 伦敦的星期天(欧文)〔607〕 初访布宜诺斯艾利斯(赫德逊)〔609〕 国内国外(普利切特)〔618〕 空知川畔(国木田独步)〔627〕 桔黄色旅行中的奇妙瞬间(内亚古)〔639〕

# 生活妙事

我希望能分享這些妙事的快樂  
因為我願同你共享一切

## 送 行

作者：〔英國〕比爾博姆

譯者：楊志才

我不長于此道。把它做好，對我來說似乎是世間一件特等難事，很可能對你也是這樣。

送一個朋友從滑鐵盧到沃克思霍爾，那很簡單。但從來沒有人請我們去表演這樣一個微末小技。只是當朋友要去遠一點的地方，要離開一段長一點的時間時，我們才會在火車站出現。朋友越親密，去的地方越遠，可能分開的時間越長，我們就會越早出現，也就越會可悲地遭到失敗。我們失敗的程度，恰恰跟場面的

严肃以及我们感情的深度成正比。

在屋子里，或者甚至在门口台阶上，我们可以告别得很得体。我们可以在面容上表露出真心的难过来，也不会无话可说。彼此既不感到别扭，也不感到拘束。那条亲密的线还没有绷断。这种告别是理想的。那么，为什么不让它就此为止呢？通常，要走的朋友总是恳求我们第二天不必劳神去火车站了。通常我们都对这种恳求充耳不闻，因为知道这种话不是出自真心。要离开的朋友会认为我们很古怪，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话当真。而且，他们真心希望再见到我们。而这种愿望得到了热诚的回报。我们按时到场。然后哩，瞧，出现了多大的鸿沟！我们徒劳地从两边伸出手来，却完全够不着。我们一无可说，互相注视着，就象哑口无言的动物呆呆地望着人一样。我们谈起话来——可这是什么样的谈话呀！我们知道这些朋友就是前一天晚上才离开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变。然而，从外表看来，什么都不同了。场面如此紧张，我们只期望路警早一点吹哨，好让火车开行，结束这一场滑稽戏。

在上星期一个寒冷阴暗的早晨，我按时到了尤斯敦车站，给一位动身去美国的老朋友送行。

前一天晚上，我们为他饯了行。在宴会上，悲喜之情水乳交融。很可能要好几年他才会回来，我们当中有的人也许再见不到他了。我们既看到这未来的阴影，又为过去称庆。我们为结识了这位朋友感到欣慰，正如为见不到他而难过。这两种感情都表达出来了。这是一次完满的告别。

而现在，我们在月台上相见了，拘束尴尬。在火车车窗里出现的是那位朋友的面孔，然而那却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一张急于讨好，有所恳求，很不自然的陌生人的面孔。

“东西都齐了吗？”我们当中一个人为了打破沉寂问道。

“是的，齐了，”我们的朋友愉快地点头说。“齐了”，他又

生活 5

呆里呆气地着重重复了一遍。

“你能在火车上吃中饭”，我说尽管这个预言已经作过不止一次了。

“啊，是的”，他满有把握地说。他还说火车将直达利物浦。

这却有点使我们感到奇怪。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它不在克雷威停吗？”我们当中有个人问道。

“不。”我们的朋友简短地回答说，似乎有点不快。

有许久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当中又有一个人点了点头，带着一副勉强做出来的笑容，对车上的人说：“噢。”这点头，这微笑和这个没有意义的单音节词，受到了认真的对待。我们当中另一个人发出一阵咳嗽，打破了又一次的沉寂。这咳嗽明显地是做出来的。但它也算消磨了一点时间。月台上依然还是一片繁忙。火车还没有开出的迹象。我们从自身以及那位朋友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为时尚早。

我随意张望的目光，一下停留在一个相当魁梧的中年人身上。他正热切地从月台上跟一位在我们隔壁的第二个窗口里的年轻女士交谈。他那漂亮的侧影，我模糊地觉得有点熟。那位女士显然是一个美国人，而他显然是一个英国人；要不然，我就会从他那给人印象深刻的神态里揣想到他是她的父亲了。我要能听到他在说些什么就好了。可以肯定他是在给她以金玉良言。他的目光中那种脉脉的柔情是很动人的。在他向她滔滔不绝地作最后的叮咛时，他似乎很有魅力。甚至从我站的地方，我也能感到这种魅力，而这种魅力，象他的侧影一样，我模糊地觉得有点熟。我曾在哪里感受过呢？

一下子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休伯特·勒·罗斯。但从我上次见到他以来，他变化多大呀！那是在七八年前，在斯特兰德大街上。他那时（象平常那样地）失了业，曾向我借了半个克朗。能够借点什么给他，在我似乎是件很荣幸的事。他总是很有魅力。可

是为什么他的魅力从未使他在伦敦的舞台上获得成功，这对我一直是个谜。他是一个出色的演员，而且是一个举止庄重的人。但是象很多他这类的人一样，休贝特·勒·罗斯（我当然不会说出人们所知的他的真名来），流落到外地去了。而我则和别的人一样，不再记得他了。

在这么些年之后，在这休斯敦的月台上，见到他这样阔绰壮实，很有点觉得奇怪。他不仅是身体发福，而且衣冠楚楚，使人很难认出来。那时，一件赝品的狐皮袍子，就象那胡子巴碴的尖下巴一样，成了他身上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今，他的装束却是十分精致，又色调素雅，考究适度。它本身具有吸引力，而不是炫耀气派。他看上去象是一个银行家。谁得他来送行，都会感到自豪的。

“请靠后站。”火车就要开了，我跟那位朋友挥手告别。勒·罗斯并不往后站。他伫立在那里，双手紧握着那位年轻的美国人的手。“先生，请往后站。”他听从了，但很快又冲上前去，小声地说几句最后的告别话。我觉得此时他眼里正噙着泪水。最后，在他眼望着火车开出视线之外转过身来的时候，他的眼里无疑已经是热泪盈盈了。然而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他问我这些年躲到哪里去了。同时，还给我那半个克朗，就象是昨天借的似的。他用手臂挽着我，让我和他一起缓步月台，说他很高兴每星期六读我的戏剧评论。

我也对他说，人们由于见不到他在舞台上出现，非常惦念他。“啊，是的，”他说，“我现在再也不上舞台表演了。”他着重说了“舞台”这个词。于是我问他，他在哪里表演。“就在台上”，他回答说。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你是在音乐会上朗诵是吗？”

他笑了笑，用手杖点了点地，小声地说，“这就是我说的台。”难道是他神秘的走运使他失去常态了么？他看上去倒是神智清楚

生活 1

的。我请他说得明白点。

“我想，”他先递给我一支烟，又给我点上，然后回答说，“你刚才是在给一个朋友送行，是吗？”我说是的。他又问我，我以为他刚才在做什么。我说，我看见他和我做的是一样的事。“不”，他声音低沉地说。“那位女士不是我的朋友，我今天早上，不到半小时之前，才跟她头一次见面，地点就在这里，”说着他再一次用手杖点了点月台。

我承认我有点莫名其妙。他笑了笑说，“你或许听说过‘英美社交所’这个组织吧”？我没有听说过。他对我解释说，每年途经英国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中，有好几百人没有英国朋友。过去他们常常带了亲友的介绍信来。但英国人很不好客，这些信抵不上信纸的价值。“因此”，勒·罗斯说，“‘英美社交所’就来满足一种长期存在的需要。美国人很爱交际，他们大多又有的是钱。‘英美社交所’就向他们提供英国朋友。收入百分之五十归这些‘朋友’，其余的百分之五十归社交所。可惜我不是一个经理。如果我是，那我就大发其财了。我不过是一名雇员，但就是我也很不坏。我就是个专门送行的人。”

我再次请求他把话说清楚。“很多美国人”，他说，“出不起那么多钱在英国交朋友，但他们全都出得起钱请人送行。一个单独的旅游者的送行费，只不过5英镑（25美元）。二人或二人以上，8英镑（40美元）。他们把钱送到‘所’里，说明动身的日期，以及送行的人如何在月台上辨认他们。这样，这样吧，就有人来给他们送行了。”

“这值得吗？”我惊问道。

“当然值得罗。”勒·罗斯说，“这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孤独之感，能赢得月台上值勤人员的尊敬，可以免遭同路人——那些将跟他一同乘船渡海的人——的白眼，也使他们一路之上有了一定地位。而且这本身就有一种很大的乐趣。你见到了我给那位女士送行，你

不认为我干得很好么？”

“很漂亮”，我承认，“我真佩服你，而我——”

“是的，我想象得出，你那会儿，你动动头，挪挪脚，浑身不自然，呆呆地望着你的朋友，搜索枯肠找话说。我知道，过去在没有研究这门学问并且以此为业深入探索之前，我自己就是这样的。我不能说我现在已经炉火纯青了。一到月台上我仍然有点发怵。火车站在所有的场合中，是最难做戏的地方。这一点你自己已经体会到了。”

“不过，”我有点愤慨地说，“我可不是在做戏，我是真心诚意的。”

“老兄，我也是这样的。”勒·罗斯说，“做戏也不能没有感情。那个法国人，叫什么来着——对啦，狄德罗，他倒说可以，但在这方面他知道什么呢？当火车开动的时候，你没有见到我眼里的泪水吗？这可不是硬挤出来的。我告诉你，我真的动了感情。我敢说，你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勾不出一滴眼泪来证明这一点。你不会表达你的感情。换句话说，你不会演戏。”他又和颜悦色地说，“无论如何，不会在火车站演戏。”

“教教我吧”，我大声说。

他若有所思地望着我。“行啊”，最后他说，“送行的季节实际上已经过去了。是的，我可以给你上上课。眼下我已经有了许多学生，但是——”他说，翻开一个装璜华美的笔记本来看。我可以每星期二、五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承认，要求的条件是相当高的。但我是不吝惜这项投资的。

□ 马克斯·比尔博姆(1872—1956)，英国散文家、漫画家。他的作品幽默机智，富于创造性。这大约跟他同时是漫画家分不开。这篇幽默小品以一番小议论开始，然后写了真假两种送行的场面，以对比的手法，加强了艺术

效果，写得曲折有致，引人入胜；语言幽默，逸趣横生，读起来宛如是一幅漫画。

## 堤坝决口的那一天

作者：〔美国〕詹姆斯·瑟伯

译者：屠 珍

我真乐意忘掉我和我们全家 1913 年在俄亥俄州那次洪水泛滥中的遭遇。不过，我们忍受和经历过的艰苦和骚乱并不能冲淡我对家乡州府的感情。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并且希望哥伦布还在世；可是有谁如果希望一个城市陷入一场大混乱的话，那么要数 1913 年堤坝决口那天吓人而凶险的下午，说得更准确些，就是全城男女老少都信以为堤坝当真决口那天下午，最合他的心意了。那次经历既使我们身价倍增，也使我们声名狼藉。特别是爷爷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大形象，在我心目中永远不会丧失光彩，尽管他对洪水的反应只是基于一种深信不移的错觉，也就是说，他认为我们被动员起来对付的威胁是内森·贝德福·福雷斯特<sup>①</sup>那支骑兵团。当时我们可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弃家而逃，可是爷爷严厉禁止采取这一步骤，他手中挥舞着自己那把旧军刀，吼叫道：“让那群兔崽子们来吧！”这当儿已经有好几百人川流不息地从我们家门口过去；他们惊惶失措，尖声喊叫“快往东边跑！快往东边跑！”我们不得不用熨衣板把爷爷打晕过去。由于让老太爷那死沉的躯体拖累着——他足有六英尺多高，将近一百七十磅重——我们在头半里路时，几乎让城里的人全都赶了过去。要是爷爷在牧师大街和市府路的拐角处没有苏醒过来，我们毫无疑问就会让

那怒吼的滚滚浪涛追上，而且给吞没了——这是说，如果当真出现那滚滚浪涛的话。后来，那阵恐惧消失了，大家便有点害臊地返回家去或者又去上班，而且摆出各种逃跑的理由，尽量缩小自己奔跑过的里程；与此同时，几位城市建筑师明确指出，即使堤坝真的决了口，西区水位顶多涨高两英寸罢了。在闹这阵堤坝恐慌时，西区比河水水面低三十英尺——其实二十年来每到春季洪水一泛滥，每个俄亥俄河边的城镇都是如此。东区（就是我们居住的那块发生大逃亡事件的地方）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危险。只有在水位涨高九十五英尺的时候，洪水才会冲过高街——那条分割东西两区的大道——把东区整个儿淹没。

那种惊呼堤坝决口的喊声就像燎原野火那样四处蔓延，我们这些东区居民原来如同卧在炉灶下面的猫咪一样安全，然而这一事实却丝毫没有减轻我们那种既敏感又荒唐的绝望心情。城里有几位顶高贵、顶稳重、顶善于处世而且头脑绝顶清醒的人居然也撇下自己的太太、女秘书、家园和办公室而径直朝东奔去。世间，很少有什么惊恐要比“堤坝决口啦！”更叫人胆战心惊了。那种响亮而清晰的喊声传入人们的耳鼓中，没有几个人能停下来冷静思考一下，就连那些远离堤坝五百英里以外的城镇居民也一样。

据我回忆，那次关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堤坝决口的谣言是在1913年3月12日中午时分传开的。高街是商业中心所在地，那里安安稳稳的响着各种交易的嘈杂声，安安稳稳的买卖人讨价还价啦，算帐啦，蒙骗啦，开价啦，拒绝啦，相互妥协啦，嗡嗡之声不绝于耳。达留斯·康宁威，一位中西部第一流的公司法律顾问，正在用凯撒大帝那种语言告诫公共事业委员会，与其想说动他还不如去挪动北极星。别的男人一边夸耀着自己鸡毛蒜皮的小事，一边比划着小小的手势。突然有一个家伙撒腿跑了起来。也许他只蓦地想起自己同老婆还订有一个约会，而此时此刻已经大大地误点了。不管是怎么回事吧，总之他一直沿着宽街朝东奔去（可能

是去玛拉摩餐馆，那里是丈夫约太太在外面相会最理想的地点)。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奔跑起来，也许是个兴致勃勃的报童吧。另一位颇有身份的绅士，也跟着小跑起来。不到十分钟，高街上，从联合车站直到法院那一段路上，人人都在奔跑。一片嘀嘀咕咕的响声渐渐具体化，变为那两个可怕的字眼——“堤坝”。“堤坝决口了！”这种恐惧究竟是由电车里的一位小老太婆，还是由一名交通警察，或是由一个男孩子嘴里讲出来的，这可谁也闹不清了，反正此刻这事已经无关紧要。两千多人突然都在飞快逃跑。一片腾空而起的喊声净是“快朝东边跑哇！”——东边离那条河远，东边安全保险。“往东边跑！往东边跑！往东边跑哇！”

几道黑压压的人流在所有通往东边的街道上移动；这些人流起源于干货店、办公大楼、马具店和电影院，接着又把溜出来的家庭妇女、孩子、瘸子、佣人、猫狗汇合成的一道涓涓细流卷进主流。人们撤下燃着的炉火和煮着的食物，敞开大门就往外跑。可我记得我妈倒是把家里的火烛都灭了，随身还带上十来个鸡蛋和两个大面包。她原来计划只过两条横马路，到阵亡将士纪念堂楼上一间灰尘仆仆的房间里躲一躲，那些房间里一直储藏着一些旧战旗和舞台布景，有些老战士偶尔在那里聚会聚会。然而那群沸沸腾腾的男女老少，嘴里高喊着“往东边跑，”把她和我们全家也卷进了洪流。爷爷到了牧师大街才彻底清醒过来，他像一位复仇心很重的预言家那样转向逃命的群众，规劝大家按次序排成行列行进，挡住那些南军狗崽子。后来他本人也终于意识到原来是堤坝决口了，便大声吼道：“快往东边跑！”他一只胳膊夹住一个小孩儿，另一只掖着一名四十二岁左右职员模样的小个子，我们就这样渐渐追上跑在前面的人群。

城北海斯堡那边赶巧举行过一次武装演习，因此一批四散的救火队员、警察和全副武装的军官也加入了那惊涛骇浪般的行列，给它增添了不少光彩。一个小姑娘跑过一个门廊，见有一名步兵

中校正在那里打瞌睡，便扯起尖嗓门喊了一声“快往东边跑！”这位军官受过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的训练，当机立断，顿时纵身跳下门廊，全速向前冲刺，很快就赶过了小姑娘，嘴里也喊着“快往东边跑！”他俩没费多大功夫就使那条小街上的住房全部撤空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个摇摇晃晃的胖子拦住中校问道。中校放慢脚步，问那个小姑娘到底出了什么事。“堤坝决口了！”小姑娘气喘吁吁地说。“堤坝决口了！”中校也跟着吼道。“往东边跑！往东边跑！往东边跑哇！”转瞬间，他便怀里抱着那个筋疲力尽的小姑娘，率领一群从客厅、店铺、汽车房、后院和地下室召集出来的三百多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拼命向前逃跑。

从来没有哪位能够精确估计出1913年那次大溃退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因为从城南头的温斯洛装瓶厂一直延伸到往北六英里的克林顿镇所发生的那场虚惊就像开始那样突然，一下子便结束了；那群逃难的乌合之众和达官贵人慢慢溶散，溜回家去了，撤下街头一片空旷宁静。全城卷入的那场哭喊嚎叫、乱糟糟的大撤退只延续了不到两小时。有几个人居然远远跑到十二英里开外的雷诺斯镇；另有五十多人到达八英里以外的乡村俱乐部；大部分人筋疲力尽，干脆不跑了，或是爬到四英里以外的弗兰克林公园的大树上面去躲避。民兵们驾驶着摩托车四处奔波，通过喇叭筒大声喊叫：“堤坝没有决口！”这才终于恢复了秩序，驱散了恐惧。可是一开始，这种措施倒更增添了混乱，加剧了恐慌，因为许多惊跑的人还当士兵们在喊叫“堤坝刚刚决口了！”以使这场灾难得到官方的证实。

在那段时间里，阳光静悄悄地普照大地，哪儿也没有洪水来临的迹象。要是有一位飞机上的旅客这当儿朝下观望那群慌忙逃命的人，他简直难以推测出这种现象的原因。在那位观察家的心目中，这势必会激起一种异常的恐怖感，就跟看到那艘玛丽·赛莱斯特号<sup>②</sup>船只一样，它被遗弃在海面上，船身悄悄地燃烧着，